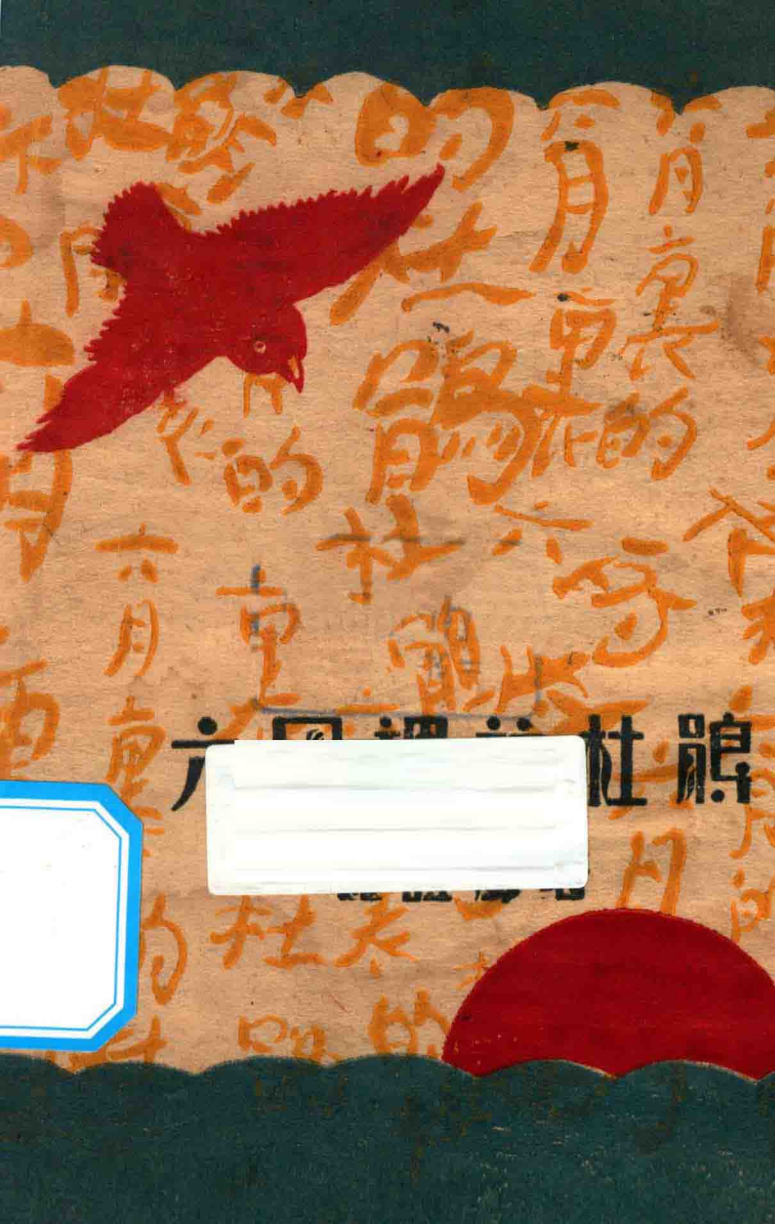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六月調訪杜鵑

No. 90

## 高瓦爾大夫

我底嘴上生了一個小瘡，起初不過癢，後來竟腫痛起來了。我和松說：“不好，這非去找大夫不行。”但是松說：“找大夫得當心點，本校底大夫是‘無病能生病，有病治不好病’的。”

這使我躊躇了一會兒，但終於踏上了醫生之門。

我剛推開醫院底門，迎面坐着一位聽差，問我找誰，我說了找高瓦爾大夫，他遞給我一根紅籌，我一看上面的號碼是十三，不禁吃了一驚，那位聽差以為我是新來的不懂醫院規矩，承他好意告訴我

說：“這往東過去便是高瓦爾大夫底門，進去之先要敲門的。”

我走過去在門上敲了兩下，裏面有一個重濁帶顫的聲音說：“Ca'ml”我便知道高瓦爾大夫的確在內了。

推開了門，高瓦爾大夫正在收拾他桌上的東西，向我看了一眼，眉頭上縐紋根根聚攏起來。他順手從旁邊取過一本拍紙簿，右手握着一根銀管鉛筆。他又向我望了一眼，這次特別注意到我底頭上，我疑心有誰使促狹在我底瓜皮小帽兒上面加了一個草圈，才使我們底大夫這樣注意，全身顯然不自在，好像一條冰冷的蛇兒，從頸後順着脊梁一直爬到腳跟。

“Number?”

“三百二十五！”我髣髴身在陰司，和閻王爺在對簿似地。

他在紙上寫了325，又問：“甚麼病？”

“唇上有小瘡。”

他並不注意我底嘴唇，却很注意我底老藍棉

布罩衣，從我頸下那粒鈕扣一直望到腳下，又望到我底兩隻衣袖，我心裏惶惶然感到不安，一個冷噤，我全身的骨頭都覺得冷森森地。我也跟着看我自己底罩衣，除了有些地方被洗衣人由藍色洗成一條條的淡青色外，找不出別的甚麼奇蹟來。

閱過了我底衣服以後，他在紙上畫了幾個字，撕下來往旁邊一放，鉛筆跟着也橫在紙上。我這時忽然靈機一動，不待他解說，知道這就是我底藥方。於是輕輕移開了他底鉛筆，拿了紙，又偷望了他一眼，見他正在正襟危坐地翻閱一本袖珍聖經，這才放心大胆溜了出來。

我從所謂‘藥房’取了藥出來，這晚就把藥擦上，起初像小蟲在皮膚上爬走，後來如針刺，如刀割，如火燒，直痛了我一晚，第二天早上一照鏡子，我底上唇更加紅腫了。

早晨忽然刮風，天氣冷得算是可以了，我底棉袍已抵當不住外面的風寒。上過了兩堂課，又到醫院去找高瓦爾大夫。路上的風沙吹得不見天日，走路都走不穩，馬路上盡是吹斷了的柳枝，圖書館前

的通告板倒在地下，操場上的長靠椅也都吹倒在一旁。

我咬緊牙鬥着風走到醫院，迎門不見有聽差，那聽差坐在遠遠的壁角裏看小說。他見了我不問：“找誰？”而問：“先生，幹嗎？”

“找高瓦爾大夫的！”我有點氣了，到醫院自然是看病，難道我冒着大風來玩兒不成。

“喝，明天來吧。”

“大夫不是今天辦公嗎？”

“先生，噓，這大風天大夫能上這兒來嗎？你不瞧瞧今天風刮的多大呀！”

我無言地冒着風沙又跑回來，心中不住地祝禱上帝，願上帝照臨這園內的衆子民，願他們今天千萬不要生病——尤其是像我們底新校長那樣的血充腦一類病，就是他們命中注定要生病，也等風沙定了再說。

在風沙平定過後的第三天上午，我底脚又踏進醫院底大門，迎門坐着的仍是那個聽差，我照例拿了一根籌碼，照例聽差囑咐我先敲門，我照例地

走進了高瓦爾大夫底房門，高瓦爾大夫這次却不以照例的眼光來打量我。

他一見我，便和顏悅色地說了一句：“早安！”

我雖然照樣回了一句，但給我的不安仍然和上次沒有分別，從腦上一個冷噤直打倒脚跟。

“你有甚麼病要看？”這不但在字面上比上次的‘甚麼病’來得溫雅得多，就是他那眉頭的縐紋也逃得無影無踪了。

“嘴唇上有點小毛病。”我更加不自然起來。

“幾時起的？”他用手指按住我底下唇看了又看，才問我這句話。

“前天才有的。”我不敢說出我曾經找他看過的語。

“有熱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有時候因為發熱，也生這種東西的。”他像對我解釋病理，臉上的筋肉鬆緩得像馬上要掉下來一般。“看看你底舌頭怎樣？”

我伸出我底舌頭，他把眼鏡往上聳了聳，看了

一會，比上次看我底棉布罩衣還要仔細。

他問了我底學號，用那隻銀管鉛筆在拍紙簿上又寫起來，一邊寫，一邊和我閒談，嘴唇邊的微笑，沒有停止過，但給我底全身的不安，只是有加無已。

“學過拉丁沒有？這紙上的藥名全是拉丁，這就是Hydrogen，這就是Sulphur，拉丁是不可不學的，在我們美國，從小就要學會拉丁的。你將來打算學甚麼？文學？那更應學拉丁。”他寫完看了看，馬上又塗掉，另行寫起。“我想這藥太強烈了，用不着，另外開兩樣給你，拿去擦擦看，過兩天不好，再來找我。”

“這病不要緊吧？”我斗胆地問了一句。

“哦，不要緊的，有一種圍着嘴唇生的，那就難於診治了，你這個是不要緊的。”

我拿了藥方剛要走，高瓦爾大夫忽然說：“你這身洋服不壞呀，甚麼地方做的？”

“上海。”

“花了你多少錢？”

這使我難於答覆了，因為咱們是‘大學生’眼中的特殊階級，照往年‘未出先洋’的成例，上海恆康洋服莊特派人趕到北京來作這筆賒賬賣買，洋服上身了半年，甚麼價錢我還鬧不清楚呢，只好含糊糊糊答應了他一個數目。

我走了出來，一摸頭上，光滑滑的，原來一頂呢帽子掉在高瓦爾大夫底屋子裏了。我返身去取了呢帽，他向我又笑了笑，我走出房門，那對面窗格子的玻璃上，清清楚楚照出了我底一身青哩噉的西裝。

（註：此處文字模糊，難以辨認，但似乎為一段引言或序言。）

（註：此處文字模糊，難以辨認，但似乎為正文的第一段。）

（註：此處文字模糊，難以辨認，但似乎為正文的第二段。）

---

## 蕙 靈

---

---

蕙靈，我底蕙靈——唉，我真該死，你那天不是告訴過我，你執筆時最不喜歡學洋派加上甚麼‘我底’嗎？平日叫順了口，筆上也不知不覺地寫起來了。蕙靈，你也得可憐可憐我，我要一年後才能這樣地叫你一聲，何況我這到處漂流的浪子，明年還不知有沒有勇氣能回故鄉，見得着你？蕙靈，你該饒恕我這次吧。

自從你走後，我一個人歸來，真是感覺得異常寂寞，我這屋子又大又冷靜，平日有你常來還不覺得，你走後，我真覺得異常空洞；加以連月又是陰

雨，天空好像是蒙上了一床灰白色的厚被，令人吐不出氣來，這宇宙真是沉悶枯寂到了極點。

今早我八點鐘才起來，也沒到海濱去，一個人冷清清的，誰還願意到那些地方去？記得前天我因在屋子裏悶得發慌，換了溷水衣跑到西沙灘上去，那帶洋小孩——你叫他做洋迷迷的小孩——的老媽子仍坐在那棚下，張開着那張寬嘴，一手携了小孩，笑嘻嘻地向我點了點頭，她問我：“你今天一個人來？”我只好也裝笑臉點了點頭，黏黏糊糊地應酬過去，那小孩也作怪，不住地叫：“蕙，蕙，抱……我……去……”那隻肥白的小手，在陽光中上下交錯地招展着，我心裏覺得格外空虛，像掉了一件東西似地，說不出是甚麼味道來。走到我們平日休息的那棚下，徘徊了一回，潮水依然是一下下地拍岸，兵艦依然在海中靜悄悄吐他們底黑煙，小鳥仍是羅列着，可是，你睡在那沙上的痕跡，早已被潮水洗得無影無踪。我也沒心腸再溷水，終於留了一身乾燥的溷水衣跑回來。

回到屋子裏來，想看書也沒有甚麼書可看，只

好靜坐。在那沉寂的空氣中，我想起我們兩人的離合，就好像池塘裏的浮萍，我們不過這千萬個浮萍中的兩個，偶爾被風和浪的戲弄，忽然飄流到一塊來。而今你又飄走了，我將來又不知會飄流到甚麼地方去？更不知有沒有機會我們會再吹到一塊來？前路茫茫，誰也不能預料，然而儘這兩個月的聚合，蕙靈，已足夠我們一生的追味和依戀了。

說到我們底會合，真是偶然。那是一個月色皎潔的晚上，我獨自步月到與燕埠同名的山上來，在那宇宙奇觀的石船側，忽然遇見了你，雖然好像認識，但我却不敢招呼。那不能不感謝造化，你底手帕竟會吹到我底腳上來，不然，我便永沒機會和你認識，更不會知道你就是我兒時的隣居。蕙靈，那一剎那真險，若是當面錯過了，以後更有何機會？可愛的是這一剎那，可恨的也是這一剎那，沒有這剎那，我現在也決不會嘗到別離的苦痛。

那晚上我們底談話真是痛快，月色格外明亮，好像助長我們底談鋒，海水一點不動，也在竊聽我們底清談，燕埠全市在我們照顧之下，芝島像一朵

靈芝波動在清涼的月色中。你時而談到人生，談到文學，談到故鄉的鯽魚，談到兒時門前的池柳和游伴，我們多談一件兒時的逸事，好像更進一步地親熱。蕙靈，那天我也記不清我們談了多久，下山時好像月影已從石凳下移到了山坡。

我平素一人來燕山慣了的，那山下馬路的巡警，似乎認熟了我，那晚上他見我一人上山了半天。忽然伴着個如天仙的你下來，似乎狠驚異，時時望着我們，以後那山上常有了我們底足跡，他才停止他底目送。現在又只我一人了，我若上山，想他定又會覺得驚異。

第二天我便會了你母親你姑母，我們說起來都是熟人，蕙靈，你記得你母親初次見我。她不知我是甚麼人，後來你告訴了她，她不禁失聲道：“呵，原來是個少爺，八九年不見竟長成了大人！”這句話至今還縈繞在我耳內，你母親說時那副慈祥的面孔，我永遠也都不能忘。我在外漂泊七八年，多久沒有得見慈母底音容，你來燕地一趟，却有母親伴着你，蕙靈，我真是妒羨。

你姑母也真好，你們住在她家裏，她待你們如自己人一樣，我到她家，牠也從沒待慢過。你和你母親走後第三天，她還打發人送了我一隻煮好的母雞，我因為你走了懶得出門，幾天來還沒到她家去道謝。

你母親到底是到日本去過的，不和一班守舊的老太婆一樣，不喜歡青年男女有正當社交，因此我們才有這兩個月的甜蜜生活。

蕙靈，記得我們月下的海濱散步嗎？那才真是神仙生活！有天是十五的晚上吧，燕埠全市正籠罩在銀灰色的月色中，潮也非常大，拍岸有丈多高，浪花亂噴，濺到岸上，月光把牠們照得如一堆碎珠。你還笑說：“那是有人在岸下往上撒珠呢？”光陰如電，到那個月圓的時候，你想已到家了，我又不知會漂泊到甚麼地方去？

東山看日出，是燕埠八景中，頂好的一幕，那也是你最高興的。日還未出之先，便有一些紅雲和紫雲佈滿了天空，東方好像美人喝得大醉，紅了半邊，照得海水都有些醉意，一輪紅日，看牠從那團紅雲

中衝了出來，微微有點光茫，日輪那時真大，紅也紅得愛人。你有天正在那裏展開畫架畫圖，一邊畫，一邊和我說：“呸，傻子，這麼美景，幹嗎不做一首詩！”我說：“做詩最無聊，何必幹那傻事，這美景都被你收入了畫圖，那有我的分兒。”我說完，你笑了，我也笑了，剛浴罷的紅日，也似乎在笑，海浪嘯得極凶。你這幅‘海天浴日’圖，現在不依然掛在我底房內，那天的情景，不依然留在我底心頭，只是你，蕙靈，却離開我更遠了。

唉，這些事不過如電光石火一樣，一閃就過去了，何必多說，說起來左右不過令人事後追憶得難過，我們還是說說旁的事吧。蕙靈，你那早上不是勸我努力於文學嗎？我當時不是含笑沒答嗎？蕙靈，老實告訴你，我前幾年到還喜歡舞弄點文墨，到還有志於這途，後來浪遊到了我國的所謂首都，拜讀了當世所謂大文豪底筆墨，略知悉了點大文豪的為人，真使我傷心，使我短氣。蕙靈！現在中國底文壇，簡直蕪穢得不知是甚麼東西，你多做幾首詩，多寫幾篇小說，多罵幾次人，不管好壞，只要有一班專盜

虛名慣會朋比爲奸的大文豪幫你捧場，國人馬上會把小說家詩人批評家的頭銜送給你。文藝界正是和軍閥政閥一樣，沒有勢力，沒有朋友，沒有入這個會那個社，不管你底東西好到上天，也別想人家來睬你的。我有黃金似的光陰，甚麼事不好幹，何必幹這勞什子，去和他們週旋，跟他們一班鷄鶩爭食呢？‘文學賣幾個錢一斤？’這話你該聽見講過吧。

這燕埠自從你走後，我也不高興再住了，雖然河岸的清風，芝島的晴嵐，午夜的潮聲，還不時留人，可是只剩了一個我住在這裏，雖然風景還美些，氣候還宜人些，又有甚麼意思呢？然而跑到別處去，沒有你，也不見得比這裏好些。那麼，除非隨你回鄉去，但是我却有不能回故鄉的苦衷，我曾隱約地和你說過，你是聰明透了的人，自然會意。可笑你母親還極力地勸我回去，你姑母還示意給我，要到我家替你作伐，我想你姑母若是到我家去說這事，定會嚇一大跳。蕙靈 我從這一點上真是敬佩你，你雖知道我底苦衷，雖然暗地裏着急，對我却仍然是一樣，不露出一點怨望的態度來，反勸我速歸家完婚，

了我母親幾年來的奢望。蕙靈，你底心地是何等地純潔，你底胸襟是何等地廣大，更令我不能不死心蹋地地歌誦你，敬愛你。

珍重，蕙靈，我們兩個月的聚合，雖然是風吹浮萍一樣，被造化偶然作弄了一場，雖然是宇宙中這們短的一剎那，然而值得我們一生底繫戀的，這日輪有天會失掉牠底光和熱，全宇宙的歷史也會撕得無影無踪，然而我愛你的心思，却永遠不會停止。只要你我能互相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個人，日夜地繫戀着，我們便不見面也心舒。

實在說起來，蕙靈，天下事太圓滿了，反不見得妙，倒不如不圓滿，還使人覺得有點意味。就說走路吧，譬如走一條平直寬大的馬路，一定不及走一條彎曲舒徐的山徑有趣，雖然前者比後者舒服得多，容易得多，但是那有甚麼味？在人生的路上走着，正是這樣的，要從一個崎嶇難行蜿蜒曲折的山徑中，得到一個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的桃花源，那才覺得有無窮的趣味，若是坐汽車走大馬路去，雖然輕便爽快，怎麼覺得出味兒來？蕙靈，這話你懂不懂